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一百八十六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文翰 宋十之五

蘇軾

父洵子邁 蘇轍 族孫元老

文同

黃庭堅

晁補之

弟諤

秦觀

張耒

李廌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父洵字明允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應舉不第悉焚所爲文益閉戶讀書通六經百氏諸家下筆輒數千言者權書衡論機策二十餘篇盡闢橫縱之說嘉祐間與二子至京師借詣歐陽脩脩爲上所爲一作一時士大夫爭傳誦之自是三蘇之名重天下宰相韓琦奏薦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赴會將修建隆以來禮書命授文安縣簿與項城令姚闢同纂成

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方奏未報而卒賜其家縑與銀各二百

辭所賜求贈官得光祿寺丞有文集二十卷諡法三卷軾自幼

有大志父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至古今成敗輒能語其

要嘗讀范滂傳慨然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乎母曰汝能爲滂

吾顧不能效滂母耶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

語備載嘉弘道錄

祐二年試禮部歐陽脩主試病時文磔裂詭異思有以救之得

軾刑賞忠厚之至論驚喜欲以冠多士疑其客曾鞏所爲乃真

第二復以春秋對策第一脩語梅聖俞曰願避此人出一頭

地問者始譁久之乃服母憂起復調福昌簿脩薦應制科試六

論文義粲然復對策入三等自宋初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

育與軾而已除大理評事判鳳翔府關中自元昊叛民貧役重

歲輸南山木楫經砥柱之險踵破家軾至訪其利病令自便進

止害爲減半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在藩聞其名欲循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今一旦驟進則天下之士未必皆信適足以爲累上曰且與脩注如何琦猶持不可請名試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熙寧初父喪服闋王安石惡其立異除判官誥院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軾上議曰得賢在於知人知人必先貴實使君相能知人朝廷能貴實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貴實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今之學校特可因仍舊制使不廢先王之教足矣若復變昔之制易今之俗置官立師勞民歛財又備不專教者併之遠方無乃徒爲紛亂以忠苦天下耶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陛下視祖宗之世與今爲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爲孰得

大小庶事與今爲孰辦欲一旦舉德行而畧文詞專取策論而罷詩賦兼采譽望而罷彌封又欲經生不帖墨而考大義此皆如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議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今釋然矣卽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雖朕過失指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思不勤不忠不斷但思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大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安石不悅命權開封推官將困之以言軾決斷精敏聲聞益著會上元勅府市浙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以奉二宮一日之玩奪小民口體必用之資事雖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詔從之安石新法行軾上背論其不便纒纒萬餘言畧曰臣所欲言者三一在結人心人主之恃人心如木之有根燈之有膏魚之有水失之則亡理所必然昔漢武誤

用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
幾至於亂孝昭立後霍光順民所欲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
今日此論復興且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譬之以
一牛而易五羊牛大而失則隱而不言羊小而獲則指爲勞績
今壞常平而言青苗虧商稅而取均輸何以異此二曰厚風俗
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
以脩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聖人非不知深刻可
以齊衆勇悍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濶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
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者小所喪者大也仁祖持法至寬用
人有叙專務掩覆未輕改作天下歸其仁議者乃欲矯之以苛
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欲風
俗之厚豈可得哉三曰存綱紀祖宗委任臺諫許以風聞未嘗

罪一言者。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縱有薄責。旋即超升。所以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以折姦臣之萌也。陛下上念祖宗設官之意。下爲子孫萬世之防。臺諫所言。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必與之。公議所擊。臺諫必擊之。豈可使公議沸騰。怨讟交至。知而弗問。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臣之所願。三言如是而已。命軾試貢士。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爲問。安石見之。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窮治。無所得。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書稱甲子。不稟正朔。軾却之。使者易書。然後受時。新政日下。軾每因法。以便民。民賴稍安。徒知密州。不卽行手實法。提舉當以違制。軾爭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

擅造律也提舉爲改容未幾法果罷徙知徐州值河決薄城急呼武衛營卒築東南長堤城不沈者三版軾就廬城上使官吏分堵以守城藉以全徙知湖州凡事不便民者不敢直言以詩托諷李定舒亶何正言搥以爲謗逮赴臺獄將寘之死上獨憐之謫黃州團練副使安置瑋輟與鮮于侁皆坐謫罰張方平司馬光以下二十八人軾因築室東坡號東坡居士日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神宗數有意召用語宰相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王珪蔡確有難色旣而曾鞏進太祖總論上意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軾自言有田在毘陵許居之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名爲禮部郎中遷起居舍人元祐元年賜銀緋遷中書舍人軾素善司馬光章惇時光爲門下侍郎惇知樞密院不相合惇每以譴侮困光軾謂惇曰昔許靖以虛名見鄙於先主法

正尚謂不可况君實時望甚重詎可侮乎悖以爲然光始稍安及光爲相欲復差役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舉歛民財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苦猾吏豪胥且病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此二害輕重蓋畧相等。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易成。事有漸則不驚。秦分兵農爲二。及唐變府兵爲長征。自爾天下便之。今免役之法。大率類此。公驟欲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至於作色。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尋除翰林學士兼侍讀。每進讀前代史。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觀以啓沃。上心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疆之使東。夏人寇。興戎殺掠及數

萬帥臣不以間恐每事如此。穆成。斐。帝輒首肯之一夕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卿前年爲何官。對曰臣爲常州團練副使。今何官。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遷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賦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賦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貢舉。寬士禁約使得盡其才。蔡確以詩獲罪議遷嶺南。賦書疏言朝廷薄其罪。恐於皇上孝治爲不足。若深治確恐於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勅置獄逮治太皇太后手詔赦之。則於仁孝兩得矣。后心善之。而不能。用賦積以論事爲當軸所恨。四年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既至大旱饑疫並作。請免

本路上供米及減價糶常平又得僧牒易米多作飽粥以救饑者使醫分坊治病哀羨繕作病坊待之全活甚衆已乃開浚茅山一河使專受江湖鹽橋一河使專受湖水造堰厝以爲蓄洩之限江湖不復入市復脩完李泌六井募人取西湖葑沚中徑十里爲長堤以通南北行者上植芙蓉楊柳莖之如畫杭人名爲蘇公堤令人種菱藕收利以備脩濬之用又欲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漕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並山爲岸以達龍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樹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又浚古河達于漕河以避浮山之險人以爲便復言太湖水道由松江以入海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近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江路故三吳多水欲通挽路鑿十橋以迅江勢二議爲

忌者所沮功不成人咸惜之軾二十年間凡再蒞杭有功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六年以吏部尚書召避轍執政改翰林承旨數月復請外除知潁州會開封諸縣多水吏不究本末捫決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欲鑿黃堆注之於淮軾始至遣吏準以水平淮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又鑿黃堆淮水必為潁患軾奏罷之七年徙揚州先是東南漕法聽操舟者便帶土貨後一切禁絕故舟弊人困往往多盜所載以濟饑寒公私皆病軾請復其弊從之未閱歲復召爲兵部尚書兼侍讀南郊充鹵簿使駕方謁太廟值皇后及大長公主爭道不避儀仗使李之純不敢聞軾於車中奏之上遣使馳白太后明日有詔皇后以下皆毋得迎謁尋轉禮部尚書兼端明侍讀兩學士高麗遣使請書軾奏乞如澳

東平王故事毋得盡予不聽宜仁后崩乞補外知定州時帝親
政國事將變軾上言古之聖人將有所爲必先處晦而觀明處
靜而觀動使萬物之情畢陳于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
願虛心循理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
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不
可使恐進好利之臣輕有改變不報定州自韓琦後軍政壞弛
將貪卒惰軾至取貪汙者配隸遠惡仍部勒戰法繕脩營壘禁
止飲博大整上下之分會大閱命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
戎服執事訖事無敢慢者紹聖初御史虞策論軾前掌制命譏
訕先朝落職徒知英州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
三年泊然無所芥帶凡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別駕居昌
化昌化故儋耳地藥餌皆缺非人所居至則買地築室僱人運

號番土助之時時從其父老游若將終身徽宗立移廉與永州
改舒州團練副使遷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建中靖國元年卒
於常州年六十六賦天性孝義從父太白早亡子孫未立姑嫁
杜氏未葬賦皆爲經理又移已蔭以蔭太白之曾孫洵晚讀易
作易傳未究命述其志既又作論語說居海南作書傳有東坡
前後集及奏議內外制和陶詩凡百卷名與歐陽脩齊文章雄
視百代高宗取其集寘左右讀之終日忘倦嘆曰文章之宗也
贈資政殿學士孝宗乾道六年特贈太師諡文忠撰其孫符禮
部尚書親製集贊賜其曾孫嶠 三子俱善爲文邁駕部員外
郎迨與過皆承務郎過字叔黨隨任杭州發解兩浙路自賦爲
帥至謫貶遷徙過皆侍之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須者一以身任
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爲文曰志隱父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矣

矣。因命作孔門弟子別傳。由監太原稅。知郟城。晚通判中山。因葬父汝州郊城小峨眉山。遂家穎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號斜川居士。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壘賦。颶風賦。早已見稱。名爲小坡轍。每言其孝。以訓宗族。且曰。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也。卒年五十二。七孫。篋籍節笈。篋篋。遂箭。

蘇轍字子由。與兄軾同登進士。爲澠池簿。又同應制舉。時仁宗春秋高。轍慮或倦勤。因制策。極言得失。畧曰。臣愚不敏。竊意陛下徒有憂懼之言。而未見其實也。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夏作難。陛下憂懼小心。天下皆謂如周文王。自西方解兵。此念不存幾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懼也。今惟無事不先憂。故有事不得不懼。臣以爲憂樂之節易矣。竊聞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越于常

數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內則益惑以傷和伐性外則請謁以奸政害事加以海內窮困生民愁苦而歌舞飲宴賞賜過度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契丹西夏之奉而陛下又自爲一阱以耗其餘臣恐民心自此離也策入考官司馬光謂有愛君憂國意取置高等范鎮難之蔡襄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媿之而不敢怨胡宿以爲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之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乃真下等授商州軍事推官王安石意轍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詞改命沈遘爲之轍乞便養親改大名父憂服除安石擢居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會出青苗書使熟議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雖良吏未免有姦錢一入手雖良民未免妄用及至輸納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

則鞭筮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昔唐劉晏掌國計。未常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此非國之福。且不便民。吾但使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使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所言。則今日常平法耳。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其效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轉運判官王廣兼奏。乞於陝西漕司行青苗法。春散秋歛。安石大悅。於是決意行之。輒又議役法。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繪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人也有田以爲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慢之患。今乃舍此不用。竊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唐自開元以後。租庸調壞。代宗以畝定稅。至德宗楊炎作兩稅法。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租調與庸既兼之矣。今兩稅

如舊奈何復取庸錢且官品之家復役已久國子俊造將用其
才胥吏之徒亦皆放免聖人舊法良有深意奈何至於官戶而
又役之耶安石不聽因遣八使之四方訪求遺利中外知其必
迎合生事皆莫敢言轍往見陳升之曰昔嘉祐末遣使寬恤諸
路還奏各務生事多不可行爲天下笑今何以異此乃以書抵
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出爲河南推官張方平知陳州辟爲
教授改著作佐郎齊州掌書記簽書南京判官移知績溪元祐
元年召爲右司諫首論蔡確韓絳章惇呂惠卿奸邪皆去位安
置司馬光欲復差役轍言役法關涉衆事根芽盤錯願且依見
在盡今年而止催督有司審議來年役使鄉戶務令既行之後
無復人言則進退皆便又言詩賦雖小技比次聲律用功不淺
至於治經訓說講解尤不輕易計至來年秋試日月無幾未可

施行乞且罷王氏新學并律義至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論議
令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爲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科舉格式未
爲晚也光皆不能從時議棄守蘭州五砦大臣不能決轍言頃
者夏使賀登極還未出境復遣使來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
近者上下厭兵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倚以爲重朝廷深覺其意
持而不予彼情得勢窮始來請命此機一失必爲後悔設若點
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不以爲恩不予則邊釁復啓况今主
上妙年母后聽斷邊臣將帥恩威未洽臨機決斷誰任其責伏
乞早賜裁斷無使別致猖獗未報遷起居郎中書舍人朝廷議
回河故道轍爲呂公著言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今不仍其
舊脩所未至乃欲取而回之其爲力也難而爲貴也重是欲超
過於先帝也公著悟然竟未能用進戶部侍郎因轉對言財賦

之原出於四方委於中都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常足轉運既足則戶部不困自熙寧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計欲求富國先困轉運轉運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則戶部亦憊矣又言臣考之祖宗故事今日戶部所行體例不同利害相遠何也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手足得有所賴若不專任口腹欲求一飽且不可得况於安且壽乎今戶部猶口腹也頃者朝廷每因一事不舉輒建他司他司以辦事爲效而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功而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得材智之臣終亦無益昔者司馬光知其爲患嘗使戶部收覽利權而所收不得其要若不早救後患必甚其一河事本屬轉運督諸埽吏兵備

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斂傷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嘉祐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取河渠案置都水監設河北外水監丞置監以來所補何事至緩急之際諸埽不相爲用而轉運始不勝其弊矣其二分曹案所掌內爲軍器監隸工部外爲都作院隸提刑司欲有興作戶部不得與議訪問河北爲羊渾脫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乏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其爲物稍經歲月必至蠹敗朝廷無出兵之期而有司營戢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專在轉運必不至此其三分脩造案爲將作監以隸工部惟以辨職爲事緩急利害誰復承當如近來竹箔積場歲久損爛剝令出賣上下皆以爲當尋以諸處營造歲有科制仍令般運堆積以破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工一

歲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有無損敗戶部雖知不便以事涉工部不敢復言凡此之類不能遍舉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舉河事及訪路都作院皆歸轉運司都水軍器將作三監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寡無使傷財害民工部惟程其功之良苦作之遲速自不至敗事乏用矣哲宗從之惟都水仍舊尋權吏部尚書自元豐定吏額比舊增數倍命徹量事裁減有吏白中孚者欲取逐司兩月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積若干分而爲一人則吏額多少之限自無所逃輒白宰執曰此羣吏身計所係若以分數爲人數必大有所損將遂致紛訴雖朝廷亦不能守請據實立額埃吏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補不過十年羨額當盡呂大防不用命諸司吏任承壽與省吏數人以立額日裁損吏員又任其好惡改

易諸局未幾永壽坐賊刺配大防畧依轍議行之代軾爲翰林
學士使契丹館客王師儒能誦洵軾文及轍伏苓賦以不得見
全集爲恨使還遷御史中丞調停之說方起宜仁后疑不決轍
面斥宰相力言其非退而上疏畧曰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
安疎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未聞小人在外憂
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此何異懼盜賊而導之於寢室
知虎豹而開之以坳牧無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勢猶冰炭同處
必爭爭則小人必勝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
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古語一薰一蕕十年猶尚有臭蓋謂此矣
前者用事之臣宜大加斥逐尚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已厚
矣若使此輩復進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彼
禍蓋不足言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爲流言

所惑疏入后於簾前讀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
調停之說遂已又奏乞宣諭大臣各宜正已平心無爲生事要
功惟因弊修法以安民靖國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來異同反
覆盪亦不足慮矣所謂平心正已者如黃河北流正得其性而
水官穿鑿導之使東陛下遣使按視知其不可猶或固執不從
遂使河朔財力俱困至於西夏背唐外皆臣願而熙河將吏不
體聖心功未可覲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慮置如
此二事是也所謂因弊脩法者如嘉祐以前弊差衙前民間常
有破產之患及元祐初務於復舊物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
雇熙寧立法三等惟中等出錢最得其便且如劍出役錢三貫
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復差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以
歲計之已爲三十六貫二年爲費七十有餘寬鄉得閑三年狹

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如此二
事是也六年拜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面奏人君與人臣事體
不同人臣雖明見是非力所不加必須且止至於人君於事不
知則已未有知而不能行者若果知而不能行則事權去矣時
夏人地界之議日久不決明年果以兵襲涇原殺掠弓箭手朝
廷遣使往賜策命夏人受禮倨慢悉如轍所料轍又乞罷熙河
將佐范百种誼等別選老將以守太后以爲然與宰相不合竟
不能從夏復引騎十萬壓通遠境挑掘所爭崖巉三日而退熙
河奏乞因夏兵之退悉移近裏堡砦於界乘利而往不須復守
議信下大臣會議轍曰凡欲用兵先當論理曲直我若不直兵
決不當用朝廷與夏人議地界始用慶曆舊例以彼此見今往
處當中爲直此理最明夏人不從朝廷不能固執旣而許於隴

諾城依綾州例二十里爲界十里爲堡鋪十里爲草地要約總
定又欲於定西城與隴諾堡一抹取直所侵夏地凡百數十里
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且夏兵不於他處專於所爭處殺人掘
巉此意可見太后遂從轍議三省除李清臣蒲宗孟吏兵二部
尚書轍言其不便議亦寢紹聖哲宗起李清臣爲中書舍人鄧
潤甫爲尚書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果以事激怒上意會廷
試清臣撰策題歷詆近旅行事有紹復熙豐之意轍奏先帝天
縱之才其所設施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在位近二十年終身不
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租免減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顧募衙前
免破家之患黜諸科誦數之學練諸將備惰之兵置寄祿之官
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夏
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自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

失墜也。至於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於前。子管於後。前後相濟。正聖人之達孝。昔漢武帝耗盡海內。脩鹽鐵。權酷均輸之政。民不堪命。昭帝罷去。煩苛。漢室乃定。顯宗以察爲明。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代之以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天書之說。仁宗臨御。罷藏梓宮。以泯其迹。英宗濮廟之議。先帝不憚改而從舊。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哲宗覽奏。以爲引漢武方先朝不悅。落職知汝州。數月。元豐諸臣復用。再責。鞞知袁州。降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又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徽宗徙永州。已而復大中大夫。提舉上清太平宮。崇寧中。又降朝請大夫。罷祠築室許州。號穎濱。遺老自作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如。是者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追復端明殿學士。淳熙中。諡文定。生平性沉靜。簡潔。

寡言鮮慾有以起人之敬爲文汪洋濔泊似其爲人不願人知
之而秀傑之氣終不可掩其高處與賦相近所著詩傳春秋傳
古史老子解樂城文集並行於世三子邇趙邇 族孫元老字
子廷幼孤力學長於春秋善屬文賦居海上數以書往來喜其
力學轍亦愛獎之黃庭堅奇之曰此蘇氏之秀也登進士調廣
都縣簿歷漢州教授西京國子博士通判彭州政和間茂州蠻
叛朝廷下令招降元老移書成都帥周燾言此蠻跳梁山谷間
伺間竊發彼之所長我之所短惟施黔兩州兵可與爲敵其次
以夔兵誘其前陝兵從其後諸道大集不十日賊必破降則威
懷之道兩得今不討而遽招後必復叛不免重用兵矣燾得書
卽名與計事元老策茂有兩道正道自濕山趨長平絕嶺而上
其路險以高間道自清崖關趨刁溪循江而行其路夷以徑當

使正兵陣濕山而陰出奇兵擣刁溪與石泉并力合攻賊腹背
受敵擒之必矣燕皆不能用竟得罪後帥至如元老策蠻勢威
乃降歷遷成都運副入爲軍器監累太常少卿元老外和內勁
不妄與人交梁師成方用事欲見之且求其文拒不荅言者希
意論元老學術議論頗傲軾轍罷提點明道官歎曰昔顏子附
驥尾而名顯吾今以家世坐累榮矣卒年四十七有詩文行于
時

聞日峨眉之山三蘇出焉龍翔鳳翥厥聲以綿粵維慶曆
盈庭盛德彼訛而知韻頌名特長參詞學議論煥綽建于
政事邁往直前立朝意向視古無先晚遭聖后卒任樞機
羣而不黨益抱忠規天祚不終險難何辭韜旣不容直又
難施惟友與義相共勉之千古仰瞻所重在茲

文同字與可，漢文翁後家于梓潼，生而方口秀眉，以學名世，操韻高潔，自號笑笑先生，善詩文，篆隸行草，飛白，文彥博守成都，奇之，稱其襟韻洒落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蘇軾乃同從表弟，與司馬光尤敬重之，善畫竹，厭四方請者，相躡投繯於地，登進士，遷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歷知陵、洋二州，元豐初，改湖州，至陳州，宛丘驛忽留，不行沐浴衣冠，正坐而卒，先是同與崔公度嘗爲館職，見之京南，殊無言，及將別，告云：「明日復來當與子話公度，意以爲竹也。」至期再往，曰：「與公話恐左右有聽者，方知將有所言。」同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卽吐其舌，三疊之如餅狀，引之至眉間，公度大驚，及至京，傳同死，乃悟所見非生者也。」有丹淵集四十卷行于世。

黃庭堅字魯直，分寧人，幼警悟，讀書數過輒能成誦，舅李常過

其家取架上書問無不通常驚以爲一日千里擢進士調葉縣尉熙寧初舉西京學官第文優等教授北京國子監留守文彥博才之留再任藎賦一見歎曰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世久無此作矣由是名動海內知秦和縣治以平易時課頌鹽筴諸縣爭占多秦和獨否吏不悅而民安之哲宗召爲校書郎神宗實錄檢討踰年遷著作郎集賢校理實錄成擢起居舍人庭堅性篤孝母病彌年晝夜省視衣不解帶及亡廬墓下哀毀得病幾殆服除爲祕書丞提點明道宮兼國史編脩紹聖初出知宜鄆二州章惇蔡卞罪實錄多誣令史官待問首及鐵龍瓜治河之事庭堅直辭不屈聞者壯之貶涪州別駕安置黔州以親嫌移戎州泊然不以介意蜀士愛慕多從之游爲講學不倦凡經指授下筆皆有可觀徽宗起監鄆州稅以吏部員外召辭不行

行丐郡知太平州到任九日罷主玉龍觀嘗在河北與執政趙挺之微隙判官陳舉承風旨上其作荆南承天院記指爲幸災復除名羈管宣州三年徙永州未間命而卒年六十一生平學聞文章天成性得尤長於詩陳師道謂得杜甫法羅從彥謂自黔以後句法尤高筆勢放縱實天下奇作宋興以來一人而已書善行草楷法自成一家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游蘇門稱四學士蜀與江西諸君子復舉以配賦故世稱蘇黃軾亦嘗舉自代稱其環偉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其素重之如此初游潯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林泉之勝因自號山谷道人

云

晁補之字無咎鉅野人高祖迴曾祖宗愨皆別有傳父端工詩補之總敏強記纔解事卽善文王安國奇之年十七從父官杭

州時蘇軾爲通判補之賦錢塘山川風物之麗著七述以詒軾
軾先欲有作讀之歎曰可以開筆矣又稱其文博辯倚偉絕人
遠甚由是知名登進士第一神宗閱其對曰是深於經術者調
澧州司戶參軍國子教授元祐初爲太學正李清臣薦召試除
祕書正字再遷祕閣校理通判揚州召還爲著作佐郎章惇當
國出知齊州有盜晝掠塗巷補之陰謀知其姓名一日方宴客
召曹吏授以方畧酒行未竟悉擒以來一府爲撤警坐脩神宗
實錄失實謫判亳州又貶監處信二府酒稅徽宗召拜吏部員
外禮部郎中兼國子編脩實錄檢討黨論起出知河中脩河橋
以便民民立祠祀之徙湖密果三州主管鴻慶宮忘情仕進尋
歸來園慕陶潛爲人自號歸來子大觀末起知達州改泗州卒
年五十八生平才氣颯逸嗜學不倦文章溫潤典綉其凌麗奇

卓出於天成尤精楚詞集屈宋以來賦詠爲變離騷安南川兵著罪言一篇大意欲擇仁厚勇略吏爲五管郡守及脩海上諸郡武備議者以爲通達世務從弟詠之字之道有異才初蔭揚州司法參軍軾時爲守獻其所作詩文軾下堂挽而上顧坐客曰奇才擢進士宏詞二科一時傳誦其文爲河中教授元符末應詔論事罷官久之爲京兆司錄秩滿提點崇福宮卒年五十二有文集五十卷

秦觀字少游高郵人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對客揮毫不輟初舉不第強守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與已意合慨然有志見蘇軾於徐爲賦黃樓軾以爲有屈宋才介其詩於王安石亦謂清新婉麗鮑謝似之黃庭堅稱爲國士無雙軾勉以應舉爲親養計始登第調定海縣簿蔡州教授元祐初軾以賢良方正

薦於朝除太學博士遷正字兼國史編脩上日有視墨器幣之
賜紹聖初坐黨籍通判杭州又以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言
者復承風指以謁告爲佛書爲罪削秩徙郴州編管橫州移雷
州徽宗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游華光亭與客道夢中長短句
索水欲飲水至視之而笑遂卒年五十三先自作挽詞語哀甚
讀者悲傷之有文集四十卷平生博綜史傳通曉諸書文長於
議論藻麗而思深過嶺後詩嚴重高古自成一家及死軾歎曰
少遊不幸死道路世豈復有斯人乎弟覲字少章覲字少儀皆
能文

張耒字文潛淮陰人幼穎異十三能文十七作函關賦已傳誦
人口游學於陳蘇轍愛之因得從軾游軾亦深知之稱其文注
洋冲澹有一倡三歎之聲弱冠登進士歷咸平縣丞入爲太學

錄范純仁薦試遷祕書正字累著作郎祕書丞史館檢討居三館凡八年顧義自守泊如也擢起居舍人以疾謁告不赴朝叅范純禮繳還詞命紹聖初請郡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坐黨籍徙宜州謫監黃州酒稅起通判黃州知兗州召爲太常少卿甫數月復出知穎汝二州崇寧再落職主管明道宮閭蘇軾計爲舉哀行服臺諫論之貶房州別駕安置黃州自便居陳州未儀觀甚偉有雄才筆力絕健於騷詞尤長時二蘇及庭堅補之輩相繼淪謝惟未獨存士人就學者衆分日載酒殺飲食之誨人作文以理爲主管著論云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辨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悉於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

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波濤。激之爲風。颺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仰讚爲奇。反覆咀嚼。卒亦無存文之陋也。學者以爲至言作詩。晚歲務平淡。效白居易體。樂府效張籍。久於投閑家。益貧郡守。翟汝文欲爲買公田。謝不取。晚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宮。卒年六十一。建炎初。贈萊英殿脩撰。

李鷹字方叔。其先自鄆徙華。鷹六歲而孤。能自奮立。少長以學問稱鄉里。謁蘇軾於黃州。贊文求知。軾驚拊其背。曰。子才萬人敵也。抗以高節。莫之能禦矣。鷹再拜受教。家素貧。三世未葬一

夕撫枕流涕曰吾學爲忠孝而親未葬何以學爲將別賦寄游
四方以蒞其事賦解衣爲助又作詩以勸風義者於是不數年
盡累世之喪三十餘恆歸宅華山下范鎮爲表墓以美之益閉
門讀書又數年再見軾軾閱其所著歎曰張耒秦觀之流也鄉
衆試禮部賦典貢舉遺之賦詩以自資呂大防歎曰有司試藝
乃失此奇才耶軾與范祖禹謀薦諸朝未幾相繼去國不果軾
亡鴈哭之慟曰吾愧不能死知己至於事師之勤敢以生死爲
問耶走許汝州相地卜兆授其子作文祭之曰皇天后土鑒一
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之氣詞語奇壯讀者爲悚
中年絕意進取定居長社縣令李佐及里人凡宅處之卒年五
十一爲喜論古今治亂條暢曲折辨而中理元祐求言上忠諫
書忠厚論并獻兵鑿二萬言論西事朝廷擒兇酋鬼章將致法

爲深論利害以爲殺之無益願加寬大當時燧其言

弘簡錄卷一百八十七

文翰 宋十之六

梅堯臣

江休復

沈遵

弟遵括孫

劉恕

李格非

賀鑄

米芾

子友仁

陸佃

李公麟

周邦彥

鮑由

楊蟠

劉涇

倪濤

黃伯思

唐文若

父庚

陳與義

韓駒

范成大

陸游

朱敦儒

熊克

洪遵

弟邁

張卽之

梅堯臣字聖俞自幼工詩以深遠古淡爲意間出奇巧初未爲人知用從父詢蔭主河南縣簿留守錢惟演特嗟賞之爲忘年交引與酬倡一府盡傾歐陽修與結詩友自謂弗及由是益刻

屬精思苦學日課一詩寒暑不間遂卓然以詩名家嘗語人曰
凡詩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矣尤能狀難寫之景
如在目前含未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世以爲知言歷德
典建德襄城三縣合監湖州稅與永豐倉忠武鎮安二軍判官
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名試賜進士出身爲國子直講累遷都官
員外郎預修唐書撰載記二十六卷未奏而卒錄其子一人堯
臣家素貧而喜飲士大夫多載酒從之竟日談笑與物無忤詠
嘲譏刺皆託於詩晚年益工有人得西南夸弓布衣其織文乃
堯臣詩也寶元嘉祐中仁宗有事郊廟輒獻歌詩又嘗上書言
兵注孫子十三篇毛詩小傳二十卷宛陵集四十卷

江休復字隣幾陳留人少彊學博覽爲文淳雅尤善於詩登進
士爲桂陽監藍山尉騎驢之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

得之舉書判拔萃歷大理殿中二丞獻所著書名試爲集賢校
理判尚書刑部與蘇舜欽游坐預進奏院祠神會落職監蔡州
商稅同坐者章珉刁約周延讓徐綬周延簡皆有名士言者喜
曰吾一網打盡矣久之知奉符縣通判睦州徙廬州復爲校理
累官終刑部郎中休復外若簡曠喜琴奕飲酒不以聲利爲意
而內行甚飭事孀姑如母所與游皆一時豪俊爲政簡易嘗著
神告一篇言皇嗣未立假神告祖宗冀以感悟又言昭憲太后
子孫多流落民間宜甄錄之有所著唐宜鑒十五卷春秋世論
三十卷集二十卷

沈遵字文通錢塘人初蔭郊社齋郎登進士通判江寧上本治
論十篇仁宗覽之謂獻文者率多詩賦豈若此書爲可用也除
集賢校理修起居注知制誥以父扶坐事免求知越州徙杭州

爲人疎儻博達明於吏治令行禁止民或貧不能葬給以公錢
嫁孤女數百倡優養良家子皆奪還之禁捕西湖魚鼈復善遇
僚案皆傾心爲之耳目刺囹巷長短纖悉必知事來立斷小民
犯法情稍不善不問輕重輒刺爲兵姦猾屏息提刑鞠眞卿將
按之遺爲稍弛後刺者復爲民嘉祐遺詔至設次於外不近酒
肉三十七日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治如在杭並作視事遽
午而畢出與親舊從容燕笑沛然有餘士大夫交稱其能拜翰
林學士判流內銓母憂英宗憫其去養金歸葬廬墓未竟而卒
年四十世嗟惜之弟遵字獻達幼挺拔不羣旣長好學尙友
睥睨當世讀左傳漢書摹倣輒似鉏植縱舍自成一家趣操高
爽飄飄然有物外意不喜進取用兄任監壽州酒吳充薦監內
藏庫熙寧初分審官西院以爲主簿時方重此官故以授之遵

初受知王安石嘗贈詩有風流謝安石蕭洒陶淵明之句及當
國議論不合日見疎外於是罷去以奉禮郎監杭州軍資庫檄
攝華亭因縣民忿爭告辭連及奪官流永州留連江湖者累年
益偃蹇傲世赦徙池州得九華秋浦間觀其林泉喜曰使我自
擇不過如此乃築室齊山之上名曰雲巢好事者多往游遯因
追悔少時不自貴重恐謝棄之杜門隱凡作爲文章雄奇峭麗
歌詩尤長與曾鞏蘇軾黃庭堅唱酬往來竟不復起元豐末卒
年五十四 從弟括字存中以父任爲沈陽主簿縣依泚水本
職方所書漫田故跡漫爲汗澤括新其二坊疏水爲百渠九堰
以播節原委得上田七千頃擢進士編校昭文書籍爲館閣校
勘刪定三司條例故事三歲一郊有司例藏其籍吏沿以干利
壇下距城數里悉張幕爲園圃植采木刻鳥獸綿絡其間將事

之夕法駕臨觀游幸登賞括以非齋祠所宜乃考禮沿革爲書
曰南郊式上日詔令點檢事務執新武從事省費萬計神宗稱
善遷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刑房提舉司天監日官皆市井庸販
法象圖器漫不能知括始置渾儀景表五壺浮漏栢衛朴造新
曆募天下上太史占書雜用士人分方技科爲五後皆施用加
史館檢討淮南僂遣括察訪發常平錢粟疏溝瀆治廢田以救
水患遷集賢校理兼訪兩浙農田水利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
市易司忠蜀鹽不禁欲盡賣私井而輦解鹽給之帝以問括對
曰誠善然忠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絕勢須列侯加
警臣恐得不足以償費帝頷之有詔大籍民車括問欲何用帝
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代
但古人所用兵車至輕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民車蠢大但可

施於尋常之日帝驚曰人言無及此者二事遂俱廢摠知制誥
兼通進銀臺司爲河北西路察訪司奏罷轉運銀冶之利近畿
括馬之害言朝廷歲遺契丹銀以非其地所有故重之今銀城
縣坊皆沒於彼使彼知鑿山之利何賴歲餉耶夫北地多馬人
習騎戰猶中國之工鬻弩也今舍我長技強所不能何以取勝
時邊人習射惟以挽彊爲能未必貫革括言宜以射遠入堅爲
法如是三十一事詔皆可之尋遣聘遼遇蕭禧來理河東黃鬼
地必得請而後反括詣密院閱故牘得頭歲所議疆地圖指古
長城爲境今所爭蓋三十里遼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
因事命以畫圖示解禧始屈賜括白金及至與遼相揚益戒就
議使吏豫誦以答乃舍黃鬼而以大池請遂還在道復鳳山川
險易迂直風俗純龐人情向背以上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吳

充問免役令括謂士大夫與邑居之人言不便者無足恤也獨
微戶本無力役亦使出錢爲可念爾充然其說表行之蔡確論
括首鼠乖刺陰害新法罷爲集賢院學士出知宣州明年復龍
圖閣待制知審官院改知延州至鎮命屬市良家子馳射角勝
有軼羣者自起酌酒以勞邊人歡激彎弓傳矢惟恐不進越歲
得徹札超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以授種諤西
討銀宥有功加龍圖閣學士時鎮兵無歲不戰禁卒來戍者賞賚
至再而不及鎮兵括矯制賜以緡錢上聞罪右府頒行之失曰
非卿察事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服請皆得專之諤師次五原
值少雪糧餉不繼殿直劉歸仁率衆南奔居民怖駭括問之歸
仁以取糧爲解詰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歸仁不能對遂
斬以徇經數日帝使內侍劉惟簡來詰叛者括具以對大將景

思誼曲珍拔夏人磨崖茂蘆浮圍城括欲築石堡而徐禧欲先
城永樂括奏夏兵來逼見官兵整故還神宗驚曰括誤矣彼來
未出戰肯遽退耶必有大兵在後已而禧果敗沒坐謫均州團
練副使元祐中徙秀州終光祿少卿分司潤州年六十五括博
學善文於天文方志律曆音樂醫卜筭術無所不通皆有論著
所紀朝廷故實耆舊出處及賓客談錄爲筆談傳於世 孫晦

字元用登宣和進士第一歷校書著作佐郎借給事中從熾王
相出質幹歸不軍還乃真拜高宗卽位言者論其封駁不稱除
集英殿修撰出知信州歷明處婺三州賊成皐入寇浙東防遏
使傅崧卿命晦單騎往說降之進徹猷閣待制以妄用便宜指
揮行事降一秩提舉洞霄宮尋復知宣州移建康御史常同論
罷之紹興四年起知鎮江兼兩浙西路安撫使面對言今沿江

五郡鎮江建康太平池鄂宜令各屯兵二萬給以本郡財賦敵
至各以舟師守江步兵守隘彼難自渡假使能渡五郡合擊敵
雖善戰不能破也若聞五郡或以偏師綴我大軍從而邀之兵
分勢弱敵安敢遠去此制稍定三年後移南北糧餉器械悉以
自隨京口便成剋藩時雖偉其議以韓世忠方屯鎮江不果川
改廣西經略兼知靜江府歲買戰馬以備敵用得三千疋繼者
皆不能及南州莫公晟旁結諸峒歲出爲患晦選老將羅統出
戍招誘諸酋喻以威信皆詣府請降遣以犒賞結誓而去自是
公展孤立不復犯邊進徽猷閣直學士召赴行在除知衢州改
潭州提舉太平興國宮卒爲人膽氣過人議論激昂當官才具
可用然不能盡循法度議者少之

劉恕字道源筠州人父渙字凝之爲穎上令以剛直不能事上

官棄去家於廬山之陽同年歐陽修高其節作廬山高以美之
始常環堵蕭然僅粥以爲食而游心虛垢之外超然無戚戚意
遂以壽終恕少穎悟書過目成誦方八歲聞客言孔子無兄弟
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十三名詣相府晏殊問以
事反覆詰難殊不能屈使講春秋親帥官屬臨聽會詭能講經
義者別奏名遂以恕應名主司問春秋禮記恕先列注疏方引
先儒異說末乃斷以己意凡二十問皆然主司異之擢第一也
文亦入高等遂賜第調鉅鹿簿和川令發奸擿伏一時能吏咸
謂不及夙重契義急然諾郡守被劾廵坐屬吏皆下獄恕獨周
恤其妻子而數運使深文峻詆之過篤好史學自正史外私記
雜說無不備覽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名恕爲局條遇史事紛錯
難治者輒以相諉魏晉以後考証差謬最爲精詳與王安石有

舊欲引真條例司辭以不習金穀因言天子方屬公以大政宜
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私爲先條陳所更法令不合
衆心者勸使復舊至而刺其過或謂人廣坐抗言無避遂與之
絕以親老就養求監南康軍酒稅授秘書丞許卽官所修書嘗
謁光於西京御史臺留數月而歸道得風痺疾苦學如故少間
輒修書病亟方止年僅四十七卒其學自歷數地理官職族姓
前代公府案牘皆取以審証求書不遺數百里身就之抄讀殆
忘寢食古今上下數千載鉅細之事如指諸掌一日偕光游萬
安山道旁有碑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知名恕悉能言其行事本
末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枉道借覽晝夜口誦手抄經旬畢盡
乃去日爲之翳著五代十國紀年以擬十六國春秋采太古以
來至周威烈王時事紀傳所不載者爲通鑑外記獨不信浮屠

論以爲必無家貧甘旨嘗闕然一毫不妄取雖光所遺衣履寒具還反穎悉還之然好攻人之惡自訟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作文以警亦終不能改也通鑑成追錄勞勩官其子義仲郊社齊郎次子和仲有趨軼材作詩清奧刻厲自成一家爲文摹石介有俠氣亦蚤死

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幼俊警病有司以詩賦取士獨用意經學著禮記說數十萬言登進士調冀州司戶參軍爲鄆州教授人補太學錄轉博士以文章受知藎軼嘗著洛陽名園記謂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其後陷没人以爲知言紹聖中編元祐章奏以爲檢討不就屢執政意出判廣信軍杖道士妄說禍福驅出於境徽宗立名爲校書郎至著作佐郎禮部員外提點京東刑獄以黨籍罷卒年六十一平生苦心詞章陵轍直前

無難易。可否筆力不少。滯嘗言。文不可苟作。誠不著。則不能工。若劉伯倫。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字字出於肺腑。遂高步晉人之上。其誠著也。妻王拱辰孫女。亦善文。女清照詩文。尤有稱。嫁趙挺之子明誠。號易安居士。

賀鑄字方回。衛州人。孝惠后族孫。身長七尺。魁岸奇譎。面如鐵色。睂目聳捩。喜談世事。可否不少假借。雖貴要權。傾一時。小不中意。極口詆之。無遺。人以爲近俠。然博學強記。工語言。深統麗密。如刺組繡。尤長於度曲。掇拾人所棄遺。少加擷括。皆爲新奇。嘗言。吾筆端能驅李商隱。溫庭筠。使奔命不暇。諸公貴人。多致爲客。或從或不從。其所不欲見。終不貶也。初娶宗女。隸藉右選。與貴人子同監太原工作。驕倨不相下。鑄廉知某時盜某物。爲某用。某時盜某物。入於家。忽面數之。其人惶駭。不能隱。卽起自

袒其膚叩頭祈哀因大笑釋去白是諸挾氣力顏頑者服其雄
豪爲之側目不敢仰視先後與米芾知名二人每相遇終日噴
目抵掌論辨鋒起各不能屈談者傳爲口實元祐中李濟臣奏
換通直郎通判泗州移太平竟以尙氣使酒不得美官悒悒不
得志食祠祿退居吳下稍務引遠世故無復軒輊如平日矣藏
書萬餘卷手自校讐無誤者以是杜門遂其老家貧貨錢自給
有負者折券與之亦不較嘗言學詩於前輩得八句云平澹不
流於淺俗奇古不隣於怪僻題詠不窘於物象叙事不病於聲
律比典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已出格見於成篇渾然不可
鐫氣出於言外浩然不可屈盡心於是守而勿失以故所爲詞
章往往傳播人口黃庭堅自黔中還得其江南梅子之句以爲
似謝玄暉自哀歌詞名東山樂府所厚程俱爲之序自言唐諫

議知章之後其初出王子慶忌以慶爲姓所謂鏡湖者本慶湖也避漢安帝父清河王諱改爲賀氏慶湖亦轉爲鏡自號慶湖遺老有集二十卷

米芾字元章吳人以母侍宣仁恩補滄光尉知雍丘縣轉太常博士知漣水無爲二軍召爲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擢禮部員外郎出知淮陽軍爲文奇險不蹈襲前人軌轍王安石常摘其詩句書扇上蘇軾亦喜譽之冠服效唐人風神蕭散談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妙於翰墨沈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臨摹嘗奉詔做黃庭小楷作千字韻語至亂真不可辨入宣和殿觀禁內所藏自此益精鑒裁遇古器物得盡務極力求取必得乃已好潔成癖至不與人同巾器屨爲語異江淮間傳以爲笑無爲州治有巨石狀奇醜芾見輒大喜曰

此足當吾拜。亟具衣冠致禮呼之爲兄。又不能與世俯仰。故從
任數困。卒年四十九。子友仁字元輝。力學嗜古。亦善書畫。嘗
作楚山清曉圖。上於朝。妙絕等儉。仕至兵部侍郎。教文閣直學
士。世號小米。

陸佃字農師。山陰人。居貧苦學。映月讀書。受經王安石禮部奏
名。舉首。廷試賦。改爲策。從容條對。擢居甲科。授蔡州推官。安石
問新政。答以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爲民擾。鶩曰。吾
訪外議。皆以爲便。何爲乃爾。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近來人
言頗爲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耶。但邪說營營。顧無足聽。佃
曰。是乃所以拒之也。已而遣李承之使淮南。還承之詭言於民。
無不使說。遂不行。歷鄆州教授。國子直講。同王子韶修定說文。
神宗問大喪。襲衾。佃考禮。以對。上悅。令詳定郊廟禮文。遷光祿

丞每有所議上輒曰自王鄭以來言禮未有如卿者改集賢校
理兼崇政殿說書進講周官稱善始命先一夕進藥同修起居
注預定元豐官制權中書舍人給事中哲宗初太常請復太廟
牙盤食佃言太廟用先王之禮於俎豆爲稱惟景靈宮用原廟
之制牙盤爲稱遂不易元祐更法事多諱變佃獨無所自昔每
言今天下大勢如人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其安平苟爲輕事
改作是使之習勞也安石卒仍率諸生哭而祭之遷吏部侍郎
以修神宗實錄徙禮部侍郎數與史官爭辨多爲安石隱諱黃
庭堅謂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乎諱權禮
部尚書鄭雍論其穿鑿附會改龍圖閣待制出知潁州爲歐陽
修立遺愛詞實錄成韓川朱光庭又論祇增秩知鄧州改江寧
白句容人盜嫂害兄三免紹聖治實錄罪落職知春海蒸三州

復集賢殿修撰徽宗召爲禮部侍郎上疏人君踐祚要在正始
近時朝士相傾競進謂善求事爲精神能許人爲風采反以忠
厚爲重遲滯退爲卑弱相師成風莫之或止夫善績前人者不
必泥其所爲惟善者因之否者革之元祐知革而不知因紹聖
知因而不知革皆過也願咨謀仁賢詢考政事惟其當之爲貴
復修哲宗實錄拜吏部尚書報聘於遼半道聞遼主喪送伴者
許無吊唁之戚伺日始意君赴臨伺哭踊今偃然如常時尙
何弔焉伴者無以答還遷右丞轉左丞將祀南郊有司欲用黃
金飾大裘匝伺以大裘尙質後世加飾反蹈非禮適豐稜亦言
因費日陛下及此盛德之至也上又欲親祀北郊李清臣以盛
若不可伺謂元豐非合祭公是北郊適忍忘耶趙挺之論事得
金言中丞不可爵爵則不可爲其持論多附會布而每近於恕

適布怒陳瓊尋私史而歷宗廟仙言瓊書無足取不必深怒若不能容是成其名也其論人才欲參用元祐謝絕奔競當天下多事須不次用人苟安寧時人才無大相遠若循資序進士知少緩亦能自重會御史論呂希純劉安世復職太驟請加錮抑且欲更懲元祐餘黨仙言不可讒者詆以名在黨籍正恐自及耳遂罷爲中大夫知亳州卒年六十一追復資政殿學士生平於禮家名數之說尤精有所著埤雅禮象春秋後傳二百四十

二卷

李公麟字伯時舒州人第進士歷南康長垣尉泗州錄事參軍陸佃薦爲中書門下後省刪定官更御史檢法公麟好古博學長於作詩多巖奇字自夏商以來鍾鼎彝彝皆能考定世次辨淵欵識聞一妙品雖捐千金不惜紹聖末朝廷得玉璽著帝王

受命之符下禮官諸儒龍言人人殊公麟曰秦璽本藍山玉所成今玉色正青以龍蚪鳥魚爲文其質堅甚非昆吾刀鎗所不可治琬法中絕真李斯所爲不疑議由是定元符三年病瘵致仕肆意於龍眠山巖壑間自號龍眠居士襟度超軼名士交譽之黃庭堅稱其風流不羈古人雅善於畫自作山莊圖爲世寶傳寫人物尤精在顧凱之張僧繇之亞故世但以藝傳云

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性疎雋少檢不爲里閭推重博涉百家之書元豐初游京師獻汴都賦神宗異之召赴政事堂自諸生一命爲大學正益盡力於辭章出教授廬州知溧水還爲國子主簿哲宗召對除秘書正字歷校書郎考功員外衛尉宗正少卿兼議禮局校討以直龍圖閣知河中徽宗使畢禮書踰年知龍德府徙明州進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未幾知廬昌徙處

州卒年六十六贈宜奉大夫生平好音樂能自度曲製樂府長
短句詞韻清蔚傳於世

鮑由字欽止龍泉人舉進士從安石學又親炙二蘇其文汪洋
闕肆詩尤高妙徽宗召對除工部員外郎以不合去賈監泗州
轉般倉歷河東福建常平廣西淮南轉運判官復召爲郎以言
罷提點元封觀起知明州移海州復奉祠卒年五十六有文集
五十卷 楊蟠者字公濟章安人舉進士爲密和二州推官歐
陽修稱其詩通判杭州與蘇軾倡酬後知壽州卒

劉涇字巨濟簡州人與成都鄭少微字明舉俱以文名登進士
王安石薦其才名見除經義所檢討久之爲太學博士爲文務
奇怪好進取人排斥之罷知咸陽縣轉常州教授通判莫州徙
成都入爲國子監丞知處執真坊四州元符末上書召對除職

方郎中卒年五十八。倪濟者字巨濟廣德人。卯角能文博學。強記。試太學第一。登進士。調廬陵尉。信陽教授。入爲太學正。歷校書著作佐郎。司勳左司員外郎。嘗諫燕雲事。言景德以來。盟誓固在。不可渝也。天下久平。士不習戰。軍儲費屈。毋輕議以貽後患。王黼怒。貶監朝臣縣酒稅。徙監茶陵船塢。卒三十九。金人犯關。欽宗憶其言。官其一子。傳有雲陽集行於世。

黃伯思字長睿。饒州司錄。應求之子。生而體弱。如不勝衣。風韻洒落。飄飄有凌雲之意。自幼警敏。日誦千餘言。每聽祖履講論經史。退與羣兒講說。無遺誤者。嘗夢孔雀於庭。覺而賦之詞采壯麗。以履任假承務郎。登元符進士。調磁州司法。參軍內艱。服除。改河南戶曹。治劇不勞而辦。秩滿。留守鄧洵武辟。知右軍巡院。生平好古文奇字。篆隸行草。飛白皆臻妙絕。得其尺牘者多。

珍藏洛下公卿家商周秦漢彝器款識悉能辨正是非道其本末遂以名家凡字書討論備盡嘗病淳化間待詔王著續正法帖伯思以爲乖僞龐雜乃考引藏籍咸有依據作刊誤二卷又二年除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兼六典檢閱文字改宗秋尋監護崇恩太后園陵掌管箋奏以修書恩升朝列擢校書郎未幾遷秘書郎縱觀冊府藏書至忘寢食自六經及歷代史書諸子百家天官地理律曆卜筮之說無不精究凡詔講明前世典章文物古器考定真贗與聞議論發明居多一時館閣自以爲不及也宿抱羸瘵因父喪轉甚服除將至京夢人告曰上帝命典文翰覺而書之卒年僅四十生平頗好道自號雲林子詩慕李白文慕柳宗元有文集五十卷翼騷一卷二子詔右宣教郎荆湖南路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詔右從事郎福州懷安尉復

檢其父平日議論題跋爲東觀餘論三卷

唐文若字立夫庚之子也父子俱舉進士庚由宗子博士至承議郎提督京畿常平爲文精密通於世務作名治察言憫俗存舊內前行諸篇時人稱之提舉上清太平宮歸剡道卒年五十一有文集二十卷文若少英邁不羣爲文豪尙教授潼川南渡初勾濤薦赴行在得對改通判洋州山多陵谷西入百餘里皆產茶賦不盡括使者韓球將增之以市寵文若力爭得免再判遂寧大水漂民亟發倉庫除田租免場務稅築長堤以捍水勢民以無患時秦檜已死高宗訪蜀士於魏良臣名爲光祿丞改秘書郎著文思箴千五百餘言以獻上納之遷起居郎勸收用西北人材以固根本嘗任掌制以作禾黍詩諷宜和執政之請恩者出知邵州改饒州興學宮減田租奇耗增常平義倉與民

平市農末俱利以捕餘干劇盜功加直敷文閣移知溫州召爲宗正少卿金人犯邊上諭宰臣文若才可用復除右史時上下徂於捷報文若獨以爲憂圖上元嘉北伐故事疏言願陛下深察大勢遣大臣節制江上趨策之長而避其短無循前代軌轍未幾諸將退守金固歷陽大將王樞遁淮南盡沒文若面對畫三策一請親征二遣大臣勞軍三起張浚且言浚守道篤學以孤忠得衆士心爲天下屬望今幸不死嶺海天所以爲陛下也上初以浚雖忠愨喜功將士多不附至文若言始矍然曰浚者多惟卿發此諭數日遣楊存中護江上軍起浚知平江乘輿幸建康命同居守兼給事中直學士院駕還遷中書舍人將內禪手詔追崇皇太子所生父文若與周必大議名稱未安白于宰相以間詔改稱本生親尋又改宗室子僞復詔稱皇兄語多

不定孝宗立以疾請外除數文閣待制知漢州尋改督府叅贊
軍事浚使行邊按守備罷行甚多除知鼎江二州籍鄉丁五萬
訓練有法人倚爲固以民勞請獨和羅那數百萬得減什三旋
丐祠卒年六十贈左通奉大夫

陳與義字去非希亮曾孫天資卓偉踴厲不羣能文致名譽流
華致祗莫敢與抗登政和上舍甲科授開德教授遷太學博士
宣和中徽宗見所賦墨梅詩善之名對喚爲見晚遂擢符寶郎
尋謫監陳留酒稅遭亂避地湖襄泛洞庭上九疑羅浮雖流離
困厄而能以山川秀傑之氣益昌其詩高宗立召爲兵部員外
郎累遷至翰林學士知制誥拜參知政事與丞相趙鼎同心輔
政務尊主威而振綱紀從帝如建康扈蹕還以疾請投資政殿
學士知湖州終提舉洞霄宮年四十九與義容狀儼恪不妄言

笑外和而內剛，薦士於朝，退未嘗語人。嘗問作詩法於崔鷗，鷗曰：「工拙未論，大要忌俗。」其所作體物寓典，清逸紆餘，高舉橫厲。上下陶謝，韋柳之間，有簡齊集行世。

韓駒字子倉，仙井監人。少有文稱，嘗遊許從祿，轍學轍評其詩似儲光義。政和初，以獻頌，假將仕郎，召試舍人院，賜進士出身。除秘書正字，尋坐蘇氏曲學，謫監華州市，易務知分寧，召爲著作郎，校正御前文籍，言國家祠事歲一百十有八，用樂者六十，三舊撰樂章，辭多抵牾，有詔三館士分撰，朝覲明堂，闕壇方澤等樂曲五十餘章，多駒所作。宣和五年，除祕書少監。六年，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入謝，上曰：「近年制誥所爽，皆溢美所貶，必濫惡，豈王言之體，且盤詰具在，寧若是乎？」駒對若止，作制誥則粗知文墨者，皆可爲先帝置，兩省豈止使行文書而已，給事實掌。

封駁舍人亦許繳還詞頭上曰然自今事有可疑一切繳奏詩
權立學士院制詞簡重爲時所推未幾復坐蘇學以集英殿修
撰提舉太平觀南渡初起知江州紹興五年卒贈中奉大夫與
遺澤三人識者病其由宦者進川頰以爲譏子遜遊

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登紹興進士授戶曹參軍監和劑局隆
興元年遷秘書正字轉著作佐郎輪對論力之所及者三曰日
力曰困力曰民力今盡以虛文耗之上嘉納俄進吏部郎官言
者論其趨躡罷奉祠起知處州民因爭役獄訟成大爲辦義役
隨家貧富輸金買田次第甲乙助當役者至二十年民以爲便
詔頒其法於諸路山多墜田梁天監中詹南二司馬于松陽遂
昌之間作通濟堰激溪水四十里溉田二十萬畝歲久堰壞成
大爲訪故迹疊石築防置閘四十九所立上中下水則溉灌

有序民食其利除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奏乾道著令以
絹計贖若如承平時不及千錢紹興初遞增爲三千錢論罪實
重遂除之遷起居郎隆興再講和上悔失定受書之禮假資政
殿大學士充金國祈請使成大初進國書詞氣慷慨金君臣方
傾聽因奏兩朝旣爲叔姪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措笏出之金主
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皆勦起成大屹不動金庭紛然太
子欲殺越王止之旣而歸館金主遣伴使宣旨取奏竟得全節
而歸除中書舍人言上手書崔寔政論賜輔臣意在飭綱紀振
積弊而近日大理議刑遞加一等此非以嚴致平乃酷也上稱
爲知言命掌內制留張說簽樞詞頭不下出知靜江府廣西專
藉鹽利因漕臣盡取屬邑始有增價抑配之弊成大入境奏言
利害莫大於此若能裁抑漕司強取之數以寬郡縣則科抑可

禁上從之茶馬司舊法高以四尺四寸爲限一旦詔加四寸成大言自來互市四十年不宜驟改尋除敕文閣待制四川制置使吐蕃青羌兩犯黎州而那兒結蕃列等尤桀黠輕視中關成大外修堡砦內勤教閱將兵剛結使人自爲賊上賜度牒錢四十萬增賊兵五千奏置都監路分凡吐蕃入寇路十有八悉築柵分戍白水砦將王文才私娶蠻女常導之寇邊成大檄羣蠻約以重賞擒之表稱蜀名士孫松檣樊漢廣六十掛冠詔命不起節行可嘉又蜀中人才可用者悉致幕下隨其所長不拘小節露章薦達往往顯于朝名還拜吏部尚書參知政事以掄率嗣起知明州奏罷海物之獻除端明殿學士帥金陵會歲旱奏移軍儲米二十萬振饑減租米五萬捕戮水賊徐五以病請閑進資政殿大學士奉洞霄祠卒生平素有文名尤工於詩有石

湖集攬轡錄桂海虞衡集行于世

陸游字務觀山陰人自少才氣超邁十二能文及長尤長於詩以蔭補登仕郎鎮黟薦第一秦頊適居其次檜怒罪主司明年試禮部復前列檜顯黜之檜死始止寧德主簿以薦除敕令所剛定官力陳楊存中久掌禁旅非便上嘉其言罷之又奏陛下以損名齋自經籍輪壘外屏而不御中貴小臣不體至意輒私買珍玩虧損聖德乞嚴行禁絕詔復言非宗室外家雖實有勳勞毋得輒加王爵頃有以師傅領殿前都指揮使復以太尉領開門濟亂名器乞加訂正遷大理司直兼宗正主簿孝宗稱其力學有聞言論剴切除密院編修兼聖政所檢討史浩黃祖舜復薦賜進士出身入對言陛下初卽位信詔令以示人而宦吏將帥一切玩習宜取其尤者與衆棄之和議將成以書白二

府曰江左以來未有捨建康而他都者。駐蹕臨安出於權宜。形勢不同。饋餉不便。海道逼近。凜然有意外之憂。若和後盟誓已立。動有拘礙。今當預約。建康臨安皆駐蹕之地。北使朝聘。或就建康。或就臨安。如此庶彼不我疑。得以暇日。建立規模。以張國勢。又爲樞臣張賚言。曾覲龍大淵。招權植黨。爰或聖聽。公及今不言異日將不可去。燕遊以聞。上詰所自來。以游對。上怒。出迺列建康尋易隆興言者。論其交結。臺諫鼓唱。是非免歸。久之。迺列建康王炎宣撫川陝。辟爲幹辦公事。陳進取經略二策。言今日之勢。必自長安隴右積粟練兵。有聲則攻。無聲則守。會吳挺傾財結士。驕恣殺人。炎莫敢誰何。游請以玠子拱代挺。炎謂拱怯而寡謀。遇敵必敗。游曰。使挺遇敵。安保其不敗耶。後其言大驗。范成大復奏游爲參議官。以文字相交。不拘禮法人譏其類。

放因自號放翁後累提舉江西常平水災奏撥義倉振濟檄諸郡發粟予民尋召還以趙汝愚駁奏遂與祠起知嚴州過闕陛辭上諭曰嚴陵山水勝處職事之暇可以賦詠自適又曰卿筆力回斡甚善非他人可及久之入爲軍器少監紹熙元年遷禮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嘉泰二年兼祕書監同修孝光兩朝實錄及三朝史書成升寶章閣待制致仕平生善詞章諧典故朱熹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後再出爲韓侂胄作商圖記見譏清議人謂熹有先見之明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

朱敦儒字希真河南人紹聖諫官物子素工詩及樂府婉麗清暢志行高潔雖在布衣而有朝野之望靖康中召至京將處以學職固辭而還曰麋鹿之性自樂閑曠爵祿非所願也高宗詔

舉草澤之士部使者言其有文武才復名又醉避亂南雄張浚
奏赴軍前計議弗起紹興二年宣諭明察又薦牧僑深遠治體
有經世才廷臣亦多稱其恬退詔以爲趙功郎下華慶府敦遣
復不肯受其故人勸之曰今天子側席幽士冀宣中興誰定名
於蜀蘇岸名於浙張自收名於長蘆莫不聲流天京風動郡國
君何爲棲茅茹菴白首巖谷乎於是幡然而起既至命對便殿
論議明暢上悅賜進士出身爲秘書正字俄遷兵部郎官兩浙
東路提點刑獄諫議汪勃幼其專立異論與李光交通遂罷時
恰當國喜獎用騷人墨客文飾太平焙亦好詩題用其子爲刪
定官復除敦儒鴻臚少卿談者謂老懷砥礪之愛畏避威逐故
其節不終

熊克字子復建陽人御史大夫博之後將生有翠羽雀翔臥內

幼而魁秀既長好學善屬文胡憲器之曰子學老於年他日當以文顯登紹興進士知諸暨縣遇歲旱越帥謀賦急諸邑督趣以應克寧護罪不忍困民府遣幕僚閱視對之泣曰此豈催租時耶部使者芮燁入境謂曰曩知子文墨而已今乃兄循吏表薦之改提轄文思院以文獻曾覲持白于孝宗內出御筆除直學士院宰相趙雄奏其不由論薦無以服衆復名試授校書郎直院如故上嘗諭卿制詔甚工且有體自此燕閒可論治道因奏國家當和好之時彼不能禁吾不爲備守之計今日之守易在淮東以清河糧船直下便耳若犯淮西負糧自隨其勢必難論策莫若墾田修偃教民兵爲先至論應援莫若卽江陰建水軍緩急可及然驟立一軍慮敢生疑當託以海道商賈之衝設置巡警以防撲救自此歲日增兵不出十年隱然一軍矣又言

中興之際不忠兵不可用而忠將權難收今日之弊不忠將不可取而忠軍情易動。往時諸大將拊士卒如家人自罷兵權後御前主帥更徒不常凡軍中筦樞之利所以養士卒者今皆轉而爲苞苴矣又股其餘以佐之得無怨乎宜嚴戒將帥毋縱掎削帝以爲有志名草明堂赦書又奏二浙荐饑蝗且起赦文不宜飾詞帝嘉其識體除起居郎以言出知台州奉祠卒年七十三克博問強記自少至老著述外無他嗜尤淹習宋朝典故有問之者剛對如響家素儉約雖貴不改舊所居卑陋門不容轍嘗愛臨川童子王克勤之才將妻以女而乏資遣會草制獲賜金遂以歸之人稱其介

洪遊字景巖皓之子也兒時端重如成人從師業文不輟寒暑父留金母又先亡遊孺慕哀說以孝聞初蔭補丞務郎與兄還

同中博學宏詞科特恩授祕書正字中興以來惟遵得此後三年邁亦中選由是三洪文名滿天下秦熈爲官長不相附麗乞外通判常發越三州湯思退薦復館職兼權直學士院湯鵬舉薦爲御史父憂免喪上言昔龔璣同父出疆璣任僞官爲諫所誅檜贈以節旄擢用其子先臣拒命久留歸竄嶺外逐臣兄弟忠逆不分如此上悉爲道謗語所起卽拜起居舍人始撰邇英記注以經筵除罷及封章進對宴會錫予講讀問答等事萃爲一書上之遷起居郎兼樞密都承旨請革近例留身奏事追言前十五年起居注尚未修請除見修月進外每月帶修從之拜中書舍人奏舊制軍官十年始遷今不滿歲禪將輔遠轉防禦王綱轉團練勳臣子孫又多躐居臺省乞明示禁止有詔自今功臣子孫序遷至侍從並令久任在京官饒又奏侍從朝廷高

選非如磨勘階官安有序遷之制開國時不過詣到惟曹彬于
琮瑋以功名自奮遂爲節度初不聞有遷選之例今旨一下不
出十年皆可坐致使穆清之地類皆將種非所以示天下望收
還詔旨又齊瑞昌興國之間茶商失業聚爲盜賊望揭榜開諭
許其自新願充軍者獎刺願爲農者放還上皆可之又欲復鄆
陽永平永豐兩監鼓鑄奏唐有鼓鑄使國朝或漕臣兼領或分
道置使自中興來置都大提點官屬太多擾害州縣閒者廢罷
又無一定之論初委運使又委提刑又委郡守或號令不一鼓
鑄益少請復置使俄遣吏部侍郎前選人請曹改秩吏倚爲市
巧生沮闕須賄滿乃止及是明與約束苟於大體無害皆先行
後審若有同時一章巧爲兩贖或當薦五員輒踰十數或當舉
職官詭爲京狀或身係常調妄稱職司或東西分曹交錯掩補

或已予復奪指云事故如是者請得通劾又言舊制致仕任子隨所在審覈近議必于元州判奏士大夫遊宦數千里外臨終謝事其家獲歸故里已爲至難今復因此稽延是明與惡吏爲地詔止之平江湖秀三州水秋苗無輸有司抑令輸麥遺言麥價不在末下願量取其半被害者悉免之金人來索絳陽郭小的安化劉孝恭二百家避請以根集未足爲解蜀之李特可爲至戒遷翰林學士兼吏部尚書因汪澈論進行湯思退罷相制無貶詞遷遂巧去以敬飲闕直學士奉祠金復山海道窺兩浙朝命總管李寶禦之乃起知平江寶駐兵及捷膠西資糧器械供億皆出遵力爲多駕幸金陵衛士巧索無厭至相告曰內翰在此始慮賊邀商舶拘迫在官旣而繫留不得去悉聽自便人咸德之孝宗禪位進學士承旨兼侍讀隆興元年同知樞密事

議敵人來索舊禮及中原歸正人未可遽爲之加且遣金緡如前日之數或許稍歸侵地則彼亦無可藉口矣二年知貢舉壽康殿產金芝議表賀遵引李文靖奏災異故事風止之御史周璪沮其當政劾之與張浚同罷以端明殿學士奉祠乾道六年起知信州徙太平璪乃舊守聞其來馳去避追而餞之聞者以爲盛德圩田壞爲民築之民賴復業苗米聽輸正租令自持斛槩歲大饑告糴江南蠲租十九簡賓佐隨遠近壯老以差賦給活者萬計戍兵乘勢剽竊遵盡執以歸軍非邑晏然徙知建康充江東安撫使兼行宮留守當制范成大褒其治績入覲許赴選德殿奏事進資政殿學士虞允文北征調禁軍出屯其府者五謀築營聳求不妨民居不夷冢墓者踰年始得之營卒醉妄言搖衆入旗亭操刃推壚上怒罷統帥遵亦坐貶兩秩淳熙元

年五營成復官奉祠卒年五十五諡文安 邁字景虛讀書日
數千言過目輒不忘博極載籍初授兩浙轉運幹辦公事入爲
勅令所刪定官亦坐檜故出教授福州累遷吏禮二部員外郎
顯仁后喪當孟饗請遣宰相分祭從之尋除樞密檢詳文字建
議令民入粟贖罪以紓國用又請嚴法駕出入之儀葉義問視
帥建康奏邁叅議軍事遷左司員外接待金使高忠建奏更渡
江以來過禮凡十有四事一切殺之假翰林學士充賀葛王褒
登位使書用敵國禮金闕門以爲不如式勅令朝見如舊禮邁
不可而止還時孝宗禪位御史張震論罷明年起知泉州乾道
二年改吉州入對除起居舍人奏言起居注皆據諸處關報始
加修纂雖有日曆時政記亦莫得書自今做邇英延職故事乞
令講讀官各以日得聖語關送使謹錄之詔因所御殿賜名祥

職記注三年遷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仍參史
事父兄皆歷此三職人以爲榮時凡事必先經中書惟密院得
旨卽書黃過門下謂之密白適言如此則封駁之職似有所備
請特勅釐正密院並依三省書黃以重出命之意上從之六年
除知贛州歲稔移粟降郡大起學宮造浮梁士民安之值郡兵
戍九江訛言相驚適不爲動徐詰什五長兩人械送戮之尋知
建寧轉婺州奏金華田不受水境內陂湖最當修浚命耕者出
力田主出穀凡爲公私塘堰及湖總八百三十七所郡軍欲以
緡易冬衣吏不可輒辦聚適以計逮捕逸巡散去遷敷文閣待
制名對首論六要地海陵喻如鹽城寶應清口盱眙宜修城嚴
兵立游樁益戍卒及開乍浦河築梅里鎮大偃作斗門其馮滸
所創多槩船底平檣浮雖尺水可運今修葺數少宜募瀕海富

商入船與爵招善操舟者以開水軍上嘉之進數文閣直學士
史館修撰兼侍講嘗遇宿直名談至夜分拜翰林學士上四朝
史一祖八宗百七十八年爲一書厚熙改元進煥章閣學士知
紹興過闕言新政宜以十漸爲戒上以浙東民困於和市往爲
正之至郡覈實詭戶四萬八千三百有奇所減絹略如其數明
年上章告老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卒年八十贈光祿大夫諡文
敏兄弟皆以文章取盛名躋貴顯邁尤以博洽受知孝宗謂其
文備衆體平居考閱典故漁獵經史極鬼神事物之變手書資
治通鑑凡三有容齋五筆夷堅志行於世所修欽宗紀本之孫
覲附耿南仲惡李綱事多失實故朱熹舉王允之論言佞臣不
可使執筆以爲不當取云

張卽之字溫夫以父叅政孝伯恩授承務郎中兩浙鄉舉歷監

平江糧料院丁內外艱改監臨安稅務簽書荆門判官廳公事
累遷至司農寺丞知嘉興以言罷引年特授直秘閣致仕生平
以能書聞天下金人亦寶其所墨尤重氣節郵人王惟忠字肖
尊登嘉定進士守閩州制使余廡以讒劾之鍛鍊成獄坐棄市
沒入其資卽之移書後使賈似道爲白其冤使從孫士倚娶惟
忠孫女遂得給還首領以禮改葬人多義之

弘簡錄卷一百八十七終